



生活

迎面吹来海风

许若齐

从琼海机场出来，正是一场瓢泼大雨后，天地间顿生出缕缕清新凉爽。严冬，已被甩在数千里外的合肥。

一小时的环岛高速，就到了陵水县香水湾。住处离海很近，刚站在阳台远眺，那惬意就徐徐而至，身体瞬间变得爽快而清净，心亦安静自在了。迎面吹过来大海的风。

名副其实的海湾，浪拍沙滩；水天一色，浩瀚无边。岸线逶迤，如同长长的臂膀，拥挽着一泓碧蓝；上面点缀着巨礁数块，渔舟几点。这里离闻名遐迩的天涯海角就几十公里，真正是藏在深闺未入识。偌大的海滩上，人如豆粒，懒懒散散的几十粒而已。偶尔狗跑来添加生动，非宠物类，主人估计是渔家。它们喜欢在沙滩上一路狂奔，贴着海岸欢快地相互撵跑；有时也半蹲着，面向大海，凝神远望。

小区住户基本是候鸟型。每年12月至次年3月，从各地经由陆海空涌来过冬，人气汹涌；今年显得特别热闹，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小区里的路不宽，两边摆满了摊子：卖水果、卖蔬菜、卖卤味、卖猪肉……价格与内地无明显差异，便宜的是水果，三个香瓜，只要十元，每个足有三四斤重；好这一口的，尽可大快朵颐。

最热闹的还是那个渔村码头，人头攒动，眺望一只只渔船渐行渐近，人们在翘首以待。船一靠岸，还在摇晃，竟有人跳将上去，迫不及待地做了第一单买卖。

海鲜品种很多，活蹦乱跳，价格也是不菲的。你千万别以为靠海吃海能少花银两。朋友建议要吃海鲜去不远的新村镇。

它是渔港，猴岛风景区就在附近，有索道可从中跨海前往。从高处俯瞰，无数的小木屋在海湾里连绵延伸，宛如一海上村庄。居住其上的，就是被称作“海上吉普赛人”的疍家人。上疍家人的渔排吃顿现捞现烧的海鲜，或者乘船去水浅处刮几个海星海胆什么的，已然成为热门的旅游项目。

我们游兴不高，只想快快成就口腹之美，就在码头的海鲜市场现实。市场临水，有船摇来供货。鲍鱼、黄鱼、螺、虾……买了一兜，就近寻一家店活杀现烹。加工费10元一斤。算下来，买海鲜与加工费几近对半开。以10人计，1000元便可大快朵颐；在内地，没两三千哪能买单走人？那味道又岂可同日而语！

小区里，自然界的花花草草沐浴着南方的雨水阳光，红肥绿壮，青枝翠叶，挺拔水灵。举目所及，男士着大裤衩人字拖的比比皆是，即便赤膊到处游荡而无任何有伤风化之嫌，没有人打量你身板如何，赘肉多少；女士们多呈花枝招展状，有的阳伞墨镜防晒服一应俱全，走着走着还涂霜抹膏。阳光又不灼人，“酱紫”一点又何妨呢！

我有临海小屋一间，白天大窗看海，夜不能寐时，可听涛声。几件家具，几本闲书。每日可煲一锅海鲜白米粥，佐着干粮咸菜，喝着汗渍，海风轻柔拂过，遍体通泰。若觉得嘴里淡出鸟来，冰箱里还有几只大虾，一个螃蟹，半碗蛏子，用老姜料酒烧烧亦可解馋。吃饱喝足正四仰八叉时，风起云涌，暴雨骤至，海上白浪滔天，几只渔船伶仃。一会复又蓝天白云，太阳洗浴一番，愈发光鲜透亮。

傍晚要到海边走走。落日缓缓西沉。当太阳一头扎进大海时，刹那间，海面上碎金万顷，金碧瑰丽。深色的湛蓝很快铺满天幕，周遭一点点黑黝起来，唯有涛声依旧，潮生白练，生生不息。我面朝大海，席地而坐，等什么呢？“海上生明月……”一千多年前的那位诗人，此刻总不会踏着粼粼波光，从海面上御风逐浪而至吧！

随笔

扫好门前雪

查鸿林

今冬的雪，在人们的期盼中如期而至，第二场雪还没落地，我却想起第一场大雪的那些事来，那场雪不是想象中很快散去，而是低温伴随，路面结冰，一切显得那么艰难起来。那天中午，接上小学的孙子回家，学校离家不远，十分钟路程。踏着厚厚的冰水相融的积雪，脚底“咕吱咕吱”响，走着走着，鞋底凉凉的进水了。原来是路边似融化非融化的冰雪，堵住了下水口，导致路面积满厚厚的一层雪水。来往学生很多，都小心翼翼，猫着腰。接到孙子回家，半路上，他说鞋子湿了。我无奈地说，回家换吧。

下午上学，给孙子换了一双防水鞋，期望不要像中午那样湿着脚上课，难受不说，生病就麻烦了。通往学校三四百米长的路北边，是一家高档小区，路南是十几米宽的人行道，道边挨挨挤挤的商家，门面装饰得富丽堂皇。走着走着，孙子说鞋又湿了，我看着满是冰雪的地面，只得背着他，小心翼翼地走。

或许是下雪的原因，路边店家生意清淡，店主大多站在门口，缩着脑袋看蚂蚁般密集来往的学生一步一滑的固态，安然地磕着瓜子。我心想，有这个闲工夫，怎么就不能用铲锹把自家门前二三十平方米地面的冰雪铲去？一来方便成千上万学生上下学，二来为自己生意好做。人多力量大，柴多火焰高，一家花半个时辰，茫茫雪地瞬间不就不就化解。回来时，心想的事就实现了，许多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，挥舞着铁锹，轰轰烈烈地铲雪，店主们仍然像刚才一样，缩着脑袋，笼着手。

想起坊间的一句话：各人自扫门前雪。如果把自家门前雪扫了，不就不要志愿者来扫，可以让志愿者去敬老院、福利院、老年活动场所等更需要的地方吗！

早些年，城镇刚开始在商家推行门前三包时，曾听说过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。驻镇的一家营业部，隶属上级主管，街道居委会多次动员他们配合门前三包，好说歹说就是不听，常拖街道考核的后腿，奈何街道居委会庙小无计可施。有一天，街道居委会叫人拖来一四轮车垃圾，倒在营业部门口，把门堵了起来，营业部的人找到街道居委会，要求铲走，街道的人反问他们为何不执行门前三包？营业部的人知道理亏，答应按照要求实行门前三包，最后居委会才叫人拖走了那车垃圾，问题得到了解决。当然，推行文明的事情，不能用非文明的手段。

晚上，看天气预报，说夜里还有雪，而且气温还在不断下降，路面结冰，心里想到上班上学的人们遭罪，就祈求老天开恩，赶快融化了这些冰雪。早上起来，跑到阳台看楼下，昨天清扫的小区路面，又是白茫茫的一片。饭还是要吃的，菜也还是要买的，我不得不出门。想到昨天那冰水相融打滑的路面，确实有点发怵。一出小区大门，眼前忽然一亮，马路上的冰雪全都铲走了，人行道上也清清爽爽的，踏上去，一点也不滑。

我赶忙打开微信，看到朋友圈里转发的新闻报道称，合肥城管系统昨夜1.2万名环卫工人，冒着严寒，连夜奋战，出动上千辆机械铲雪，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安全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只要能遵循扫好门前雪，履行自己职责，完成应尽义务，在困难面前都搭把手，出份力，不做旁观者，我们的城市一定会更加美好。第二场大雪又将来临，期望都能从我做起，扫好自家门前雪。



季节

春山草木

程耀恺

住在大蜀山南隅，随时可以上山入林，却最喜踩着二十四节气的点子登山。2月4日立春，清晨的空气里，飘洒似有若无的雨丝，雨渐止，天空仍旧不肯露出笑容，不过气温维持在3~6℃，微雨湿轻尘，风吹地皮干，登山应当不成问题。

从北口上山，山道的两侧，零星星星点缀着盛开的蜡梅与茶梅，而枇杷早已完成雌雄交合，一粒粒青涩的幼果，宛若襁褓里的婴儿，静待春来。上山的人不多，我习惯离开山道，在树丛中乱跑，自然是想多认几棵树，多识几株草，然而，除了青松翠柏能一望而知外，凡全身上下一叶不着的树木，无论高短，一个个都摆出“安能辨我是雄雌？”的架势，弄得我感觉就像进入陋室空堂似的，徒乱人意。

于是，扫兴地低下了头。谁知这一低，却有惊喜：一朵又一朵二叶郁金香，从厚薄不一的麻栎落叶层里探出头来，两条细长的扁叶，一左一右守护着吊钟一般的淡紫色小花，因为刚下了雨，花瓣大多关闭，胆子大些的张开，可以清楚看到五个瓣儿，花瓣上淡紫色条纹，像是精心用毛笔画上去的，花瓣犹如鸟儿的长喙，小时听外公说，那是“老鸦瓣”。好多年没见过了，今夕何夕？有此邂逅！我不禁手舞足蹈起来。

有时候，好事往往联袂而来。这不，往前不到百米，一片灰暗的败叶与碎石之间，一朵黄色小花向我招手，我趴下细看，五瓣金黄色小花，像是从美人发髻上遗落下的头饰，而温暖与高贵，却是一丝不减。原来是毛茛，毛茛的黄花。我激动得想跟它握手，可我的手太粗大，就把手掌合起来，一边作揖，一边喊道：毛科长，新年好！你猜我为何这样称呼它？这不是谐谑，我晓得，毛茛在植物分类中，是这个科的代表，自然是不折不扣的科长了。

接下来，在石缝里又碰见几株黄鹌菜。黄鹌菜不择地而生，模样与蒲公英相像，只是黄鹌菜从不“减肥”，叶片肥大，花柄也旺盛，花柄顶端挤满了花苞，花苞一抖开，就能看出它与蒲公英的不同之处了。黄鹌菜算是老朋友，我住安居苑小区时，空地里东一棵、西一丛，都是熟面孔。

告别黄鹌菜，一条石径兀自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无人问津，我不忍让它继续受冷落，便靠在扶手上歇歇气。石径的末梢，接近山顶的电视发射台了，两旁树木，既高大又粗壮，引来众多攀援植物，大到紫藤，小到络石、扶芳藤，攀高谒贵的劲头，不输人类追星的执着。以前听刘三姐唱：“山中只有藤缠树，世上哪有树缠藤”，可我却偏偏见到藤树相缠，旗鼓相当，有些树与藤，粗细差不多，你绕过来，我绕过去，说是互不相让也行，说是不离不弃也罢，反正是同生共死，春风桃李花开日，秋雨梧桐叶落时，让人见了，心生爱慕。

山胡椒作为灌木，它的高光时刻，竟然在冬春之际，它也是落叶树，它的本领在于，能将枯黄的叶片，保留到农历二月中下旬。就这样独自在山中走走停停，看看想想，左攀岩石，右蹬山道，上观大树，下看小草，像一个古人，“入川泽山林，不逢不若”虽然不存一星半点的成就感，却也是一个登山者的无上乐趣。

抵达山顶，四围迷濛，山在虚无缥缈间，人如天地一沙鸥。暮色渐起，本想选择南坡下山，离家近些，无奈辨不清方位，只好走一步算一步。如此盲动的结果，居然又回到了山的北口，想一想，忍俊不禁。